

四書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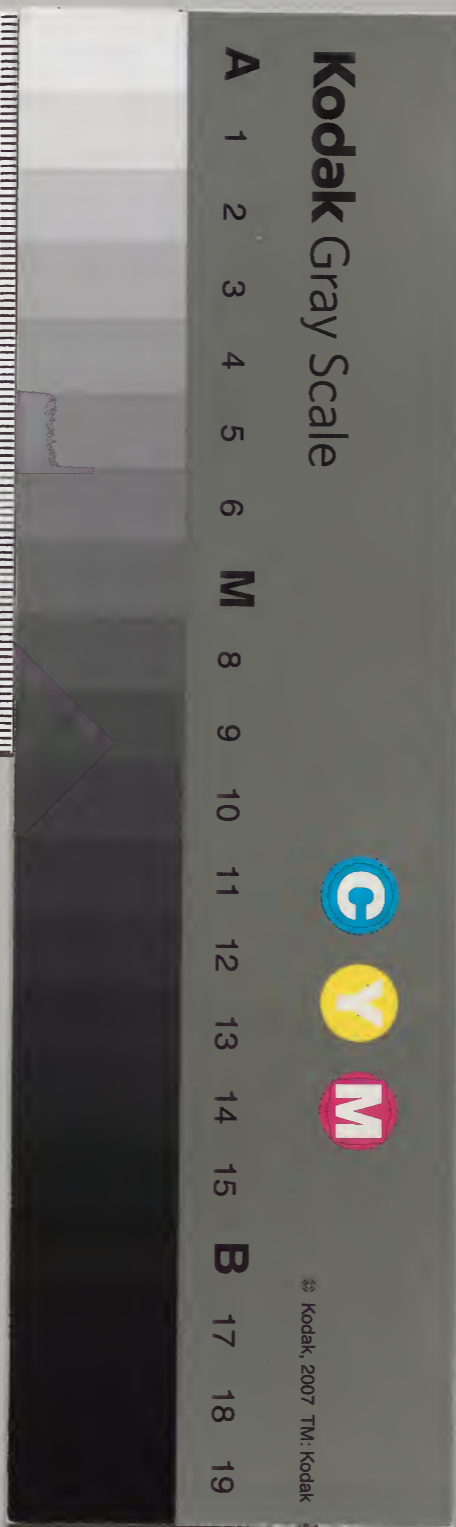
論語十一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	六	二	四
一	六	五	二
三	六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八	六	二	四
一	六	五	二
三	六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4	
冊數	36( 11)		
函號	277	29	

共世六  
四書世四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集說論語卷之十一

梅川後學陶起序纂定

男金榮校

先進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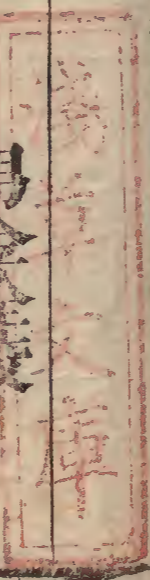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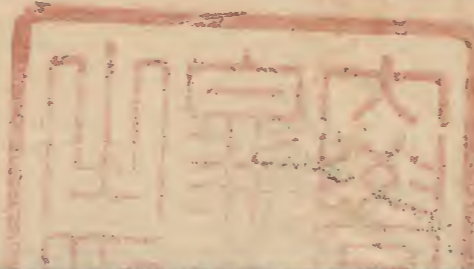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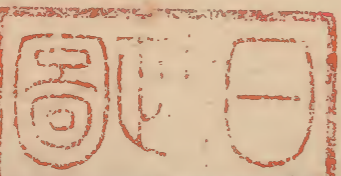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齊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章全旨

此夫子矯時論而酌禮樂之中以中字為主時人以先進  
中為質樸少文故競尚華靡聖人只從中便是矯俗非  
節也。在當時為崇質在理上不過適中。  
節述時人之論末節示己折衷之意。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四書章句  
先進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子曰：禮樂貴於得中。但風會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其朴陋，而以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見其華美，而以為賢士大夫之氣象也。  
先進，只指周初說。後進，是周末。禮樂該得廣，自吾身言，動交際，以至朝廟黨閭，凡敬處都是禮，和處都是樂。兩於字，即下節用字。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偽。及至春秋之

時風俗日敝，奢僭固不必言，即猶是禮樂，亦覺今昔不同。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昔君子在氣象上說，君子勿涉成德等語，猶云衣冠士類耳。先進後進，是夫子指陳野人君子。方是時人之言，此節雖未下斷語，夫子述之，是非昭然，便寓感慨微意。○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用得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近於巧令。聲音節奏，古人自是雍容平淡，後人只見繁碎耳。○李岱雲曰：士大夫而曰賢，蓋時人崇尚虛文，只有煩文縛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而且謂之有學問矣。

###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論如此其從後進而不從先進可知矣若我  
用之豈敢徇人乎哉蓋禮樂惟先進為得中吾亦惟先進  
是從而己雖冒野人之名而有所不恤也

如字作若字看不是設如之如用之只據目前所用  
不指他日得位言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提出吾字  
與時人緊相對針時人議論關係匪細舉世皆以為君子  
便相崇尚必至以文滅質末流之弊何可勝言則字有斷  
然不惑時趨意寧有野人之譏而不敢使實意之漸微寧  
無君子之名而不敢使繁文之日勝然有移易風俗擔當  
世道之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周○  
仇滄柱曰夫子無日不用禮樂從先進只將修己治人切  
發方是正旨

### 從我章全旨

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門人因記其人以實之從皆字中  
撮出與難諸賢姓名來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夫子所為寄  
慨意本以不忘相從於陳蔡困厄為主而冠以四科亦見  
困厄時英賢畢集雖一時之厄實萬世之光唐虞有君臣  
成周有父子陳蔡有師弟皆千古奇會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子曰我嘗厄於陳蔡弟子多從我者今則或仕或歸  
不但有隱顯之異亦且有存沒之殊皆不在門矣相從於  
患難相違於平居  
吾能忘也耶

安危殊境聚散傷懷兩言惜  
別念舊皆字有無限悽惻神情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其人謂當時從夫子於陳蔡有踐履篤實長於德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游子夏其賢如此而皆不及門則離散之感自有難爲釋然者矣。

只重記與難之賢不重品其高下言外見聖門多材即偶然聚會亦無不備如此宜乎在難有絃歌之樂居安切思慕之情也四者當以道字貫德行者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昔之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李岱雲曰聖人只是思其人非預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在胸中記者因記其人遂列爲四科見其所長如此故註云并目非專爲所長而記也教人各因其材尤是餘意推論。

回也章全旨

此深嘉顏子悟道之妙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二句一直說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

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真講**子曰羣弟子於問難之間。嘗有發吾之所未發。而助我者矣。若回也。則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所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已耳。夫既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有助於我哉。

**疏義**助不是助。夫子所不及。蓋道理雖具。聖心加一番。辨難愈長。一番精神。先言助不可少。轉下更出意外。助則必於吾言有說。有不說。無所不說。凡精凡粗。若巨若細。略無毫髮之疑。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已。要挑剔無所不三字。唯無不說。故絕無疑難。相長之端也。非助我。正在無所不說。看出兩句都是憾詞。兩句都是喜意。○李岱雲曰。語氣當云。回也。竟不是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而已。如此方是於憾之中。寓深喜之實。若一斷住。再折出下句。則成兩截矣。○周聘侯曰。本是深喜而。出以憾詞。曰。若有憾。可見原不是憾。

孝哉章全旨

此見閔子之純孝。重在人不聞三字。正形容孝之充積著見處。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聞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序講**子曰百行莫大於孝。孝哉其閔子騫乎。凡人孝行不實。未能孚於家。安能孚於衆。今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稱之矣。而人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實行孚於內外者。能如是乎。信可為純孝矣。

**疏義**言字緊貼父母昆弟。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註積於中。就閔子身上說。著於外。兼父母昆弟外人說。人但恐孝之實。未必積於中耳。到得積於中。自然著於外。然亦必到著於外。而后見積中之盛。故夫子以其不聞者言之。○陳介眉曰。人固有稱譽滿一時。而家庭隱憾。不可告人者。故孝必自父母昆弟之言始。○

輔慶源曰。父母昆弟稱其孝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滙參吳氏云。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良然。近有以孝哉。閔子騫。句屬人言。而夫子因述之者。於義亦可通。

南容章全旨

此取南容之謹言。不廢章是就效上說。根原正從此出。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言大雅白圭之詩。教人以謹言也。南容每日三復此詩。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所謹者言。則行之必慎可知。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取其賢也。

白圭與斯言對舉。所以珍重斯言者至矣。而可磨不可為。則視白圭尤加慎。三復只是常常體玩。念念思維。分明借篇什以為治心之箴。註一日者終日也。不是偶然一日如此。深有意三字。有多少戒慎恐懼。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非耽詩句。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窩。

康子章全旨

此見顏子死而聖學絕。連下數章看。通是歎惜顏子意。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真能好學之人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惜哉。

好學只渾渾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顏路章全旨

此見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追述父子之至情因及朝廷之體統不遂其情正深於愛回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序講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椁其父顏路請夫子所乘之車欲賣之以買椁

疏義顏路請子則己之無財可知不但請子為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夫子以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序講** 夫子以義止之曰：子雖有才，有不才。然以父視之，則各謂之子，其情一也。鯉雖才不及回，亦吾之子，其死也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徒步而行，舍車以為之槨，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汝乎？以吾嘗從大夫之後，朝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故也。葬鯉可以無槨，葬回亦何必以槨乎？  
**疏** 才不才二句，且虛講要見吾之愛鯉，不減汝之愛回。下特提葬鯉一事，正要他以葬鯉者葬回。夫子視回猶子，昔既不為鯉而舍車，今豈為回而舍車？辭以不可徒行，正不欲其厚葬也。不重大夫不可徒行，貧而厚葬，雖可徒行亦不可也。不可徒行是推一步與他看。

顏淵章全旨

此章悼道失傳，重天字。道之絕續，天實為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而以道之絕續為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獨存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言顏淵死夫子傷之曰噫吾之道實賴回以傳今回既死則吾身雖存吾道已無傳矣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歎之其惜之也深矣

子哭章全旨

重夫人二字見為道而慟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慟從者曰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訝曰果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

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厚講然夫人者哭之宜慟吾非為夫人慟而更誰為慟乎

門人章全旨

未厚葬而以理止門人既厚葬而以理責門人聖人處師弟閒不抑理以伸情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顏淵死其門人尊師之德欲厚其禮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家貧而厚葬非理也

厚葬兼衣衾棺椁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聽竟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子責之曰回自少至此惟予是依一言一動惟予是法視予猶父也予宜以子視回矣今也厚葬而不循理不

如向者葬鯉之得宜是予不得以視鯉者視回也然此厚葬之事非我所為也乃二三子也責有所歸矣

疏視予猶父全是以道義事夫子處予不得句有自尤之意非我二句則歸責於門人○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無財不可以為悅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黃勉齋曰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回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回也為道也

季路章全旨

此見學不可躐等幽明始終理一而分殊唯其理一故事鬼知死即在事人知生中唯其分殊故事人知生必在事鬼知死先重學之有序上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子路問鬼神者人所當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子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若未能盡誠敬以事人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汝欲事鬼當先求所以事人者可也又問死者人所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其理何如子曰人必**

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欲知死當先求所以生者可也

**至則事人者即所以事鬼全而受者全而歸則知生者即所以知死夫子非泛論人鬼死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方也方其事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而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那一邊道理只就這一邊照出須識得子路之問為切問方會得夫子之言乃所以深告○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若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其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若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都理會得須知人生有多少道理須要一一盡得則死底道理可知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如回頭之意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饒雙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孫淮海曰事人便成全綱常盡人道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

無忝所生工夫。

### 侍側章全旨

此見聖門剛德皆足以任道上節是記者描寫英才氣象兼言貌在內俱就好邊說末句乃歡喜中過慮無非欲使之就中和以全樂育之意。

閔子侍側閻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

**樂**閻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序**閔子侍夫子之側但見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閻閻如也子路則剛強不屈英氣畢露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剛直有餘侃侃如也四子氣象不同皆稟光明正大之資無陰邪柔暗之失可以載道之器也夫子顧之而樂焉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

顧之而樂焉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

**疏**侍側包諸賢在內閻閻是剛氣不露只是寓剛於和侃侃是剛氣微露行行是剛氣全露只在氣象上說資質學問都在裏面四子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所以可樂記者微窺子樂之意而各以二字摹擬之俱就夫子心目中所看出不覺喜形於外道體重大非剛毅壁立磊落英發氣象不能擔荷使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振拔有為而難冀其成就矣四子薰陶造就皆可以副傳道之寄樂就夫子語言意態想見之蓋一堂有千載之契○朱子曰閻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楊氏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

###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序講**然子路過於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警之曰：若由也，似不得其所以死者然。蓋欲其知警以矯其氣質之偏也。

**疏義**此正樂中陶鑄語。然者未定之詞。任道以剛，故於羣賢樂其有任道之器，取禍亦剛。故於子路戒其有取禍之道，唯愛之至，故慮之深，無非為道計耳。

### 長府章全旨

此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閔子主意是決不可改，只說得溫婉耳。夫子贊夫人之言中，正以提醒魯人，使不忽其言也。

###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序講**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其來舊矣。魯人一旦欲改作而為之。**疏義**魯人指當事者。金玉曰貨，布帛曰財。若但修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序講**閔子騫諷之曰：凡改作之事，不得已而為之可也。今長府相沿已久，未至大壞，但因其舊制，稍加修理，未嘗不可。何必創新改造，勞民傷財為乎。言蓋婉而切矣。

疏義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兩句只一連意。無始而商量。繼而斷決之意。為長府亦是崇利聚斂之萌。註不之及。只勞民傷財。便無益。有害。就當下說。最妙。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原夫子稱之曰夫人平日不輕於言。故今日所發之言。則必有當於事理。而益於人國。蓋長府本得已之役。使因其言而止之。既可省費恤民。更昭恭儉之德。其裨益豈淺鮮哉。

疏義不言是言不妄發。不是不言則已。發必當理。正從不妄發來。有中即指何必改作之言。謂其切中民瘼。國計之要。不作概稱之詞。不重閔子之言。婉而善入。只重發必當理。稱閔子。正以警魯人。若問閔贊歎。有何益處。○陳新安曰。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

由之章全旨

子路不足於養。夫子就一事以裁成之。通章始終論學。不必泥定聲音。上節為子路言。則諷其短。下節為門人言。則表其長。無非教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原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子警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為貴。若由之瑟。與丘殊不相似。何為於丘之門乎。蓋欲子路自克其剛勇之偏。非遽絕之也。

**師**由字與丘字對看。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人是何等中和。聖人所以陶淑學者。是何等中和。如何日在聖門。而不能變化氣質。奚為一喝使他猛省。○剛勇故能升堂。不足中和。故未入室。○蔡虛齋曰。人於音樂。最有不客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聲。亦必自養心。養氣始。○周聘侯曰。聲音之道。通於性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不足中和。是他全體如此。偶然自聲流露出來。是個由自。然有此瑟。聞其瑟。可以知其為由。一之字。具見全體呈露。意。○李岱雲曰。子路氣質剛勇。但不足於中和耳。化其剛勇之過。則至於中和不難矣。此雖單就瑟說。却不是要他和其瑟音而已。要他和其性情。便是要他入室之意。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原**門人因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子曉之曰。二三子勿輕視由也。凡學之道。其正大高明者。如居之有堂。其精微奧妙者。如居之有室。由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其涵養尚淺。未到精奧之處。而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者。豈可以鼓瑟之失而遂忽之哉。

**疏**堂字室字俱是借字。未有入室。而不由。升堂者。亦未有升堂。而不可入室者。升堂入室。俱合知行說。子路以行之資。兼人之勇。雖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願車裘共做。其所發無一毫軟俗之態。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升堂也。但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無復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重升堂句。未入室。只輕帶玩註已字。特字可見。○張南軒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門廡之間。望則升堂。大有閒矣。○虛齋曰。入室不在升堂外。如仁義做得成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



之奧。非堂是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

子貢章全旨

此章以中字為主。孰賢一問。未言賢在何人。故師商平放說。言其所造之異。師愈一轉。因過不及生來。單言師愈。故將過之不愈。豎起來說。言其所失之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厚子貢問師與商也。所造孰賢。子曰。道貴得中。師也其學每至於太過。商也所學每失之不及。二人殆不同也。  
師子貢是問。二子所造。夫子亦言其所造各偏。朱子則本其才質言之。惟二子才質如此。故其所造亦如此。苟難

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提出中字。本文過不及三字。方有著落。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厚子貢曰。天下事過者常勝於不及。今師與商一過一不及。然則師之所造固勝於商與。  
師首節已明指二子之失。子貢非不知過不及俱非中。師愈一問。亦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耳。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

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失之不及。其於道均失耳。吾未見師之愈於商也。

子貢之問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猶字順文直下。不可倒說不及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意自見。○輯語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

看所爭在此。

### 季氏章全旨

此見聖人惡黨惡而害民。重責再求而維魯之意自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

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季氏攘君奪民。富過於周公。而求也。為之宰。不惟不能匡救。又為之急賦稅以增益之。其黨惡害民甚矣。

周公豈古之極富者。何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始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曰富於周公。便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註急字要認。蓋就賦稅之常。亦有寬恤民隱處。况季氏之富。已是額外了。求以心計之巧。為之設法徵收。非附益而何。○求之聚斂。亦是長於理財。誤為調理。以為職當如此。此乃具臣常分。附益是黨惡。季日富則民日貧。黨惡自是害民。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子貢之曰：吾徒以正君澤民為事。今求之所為若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責善之義，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以眾論之，公可也。

兩句一直說下，重絕之上。惡黨惡是正旨，愛人無已，是得意而鳴鼓，是聲大義之意。正謂吾徒決不附私家，私家亦不得借吾徒之助為藉口。冉有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愛民只緣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故雖至聚斂而不自知，惟以仕為急，故既從季氏見其所為，便不能拔出，皆因資質柔弱之故。

柴也章全旨

此不是閒閒評論四子，正欲矯其偏而歸於中意。玩四個也字，先呼名喚醒，從各人身上指出受病處，即是裁成處。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為人，明智不足，見事多膠固而不通，其病也愚。愚以行言，認真太過，未免知經不知權，知常不知變，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襯語，葆真守樸，不曾學到，故曰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厚講參也為人賦姿誠樸悟解遲鈍而不敏其病也魯

疏魯以知言與聰明敏捷相反人一則已百人十則己一愚者拘土魯者鈍士也。曾子真實是魯。程尹是推其究竟見曾子能變化氣質處。○朱子曰：曾子魯鈍只是其心專一。每事不肯放過，直是推得透澈處。方住。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師也為人留意容儀而內少誠實其病也辟

疏辟主容言威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

由也嘑嘑五旦反

嘑粗俗也。傳稱嘑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疏由也為人粗率野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嘑四子之質如此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

也。俗則欠文雅。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愚魯是沉潛之質。辟彥是高明之質。愚魯者必須充之。以學問辟者必須本之。以忠信。彥者必須文之。以禮樂。

### 回也章全旨

此章當以道字為主。言回近道。而賜亦可進於道。欲使賜知所勵意。庶乎與億中應。屢空與貨殖應。庶乎所該者廣。屢空特其一事。貨殖雖其所短。屢中却舉其所長。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

###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子曰凡人皆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睿之資。務沉潛之學。其於道也庶幾相近矣。且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而屢至於空匱焉。夫近道者所造之高。安貧者所見之大。回真賢矣哉。

疏義。庶乎言幾與道為一。與忠恕近道不同。只將如有卓立光景想便見。屢空只是貧。而安貧意在其中。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註故字要看世有安貧而未必近道者。亦有近道而不皆貧者。故註加一又字。是揀難處者來說。蓋近道。不僅安貧。而安貧。益見其近道也。○王罕皆曰。庶乎自有庶乎本。領其關。貧事而憂貧之心。每易奪其樂道之心。故有不堪之憂。乃益顯其不改之樂。

###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

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厚至於賜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賜則不受天之命。而有心於求富。貨財常生殖焉。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明矣。然其才識明敏。料事則亦能多中。夫亦有過人者。使由此而充之。不亦可進於道哉。

疏命即貧富一定之命。不受只未能順命。豐約間未免留情。較世人與命衡決者不同。貨殖只是富。而致富意在

其中。惟其不受命。所以貨殖。語意相應。註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不指近道。億是料事。屢中是成敗利鈍之數。往往如其所料。億度亦非道中。所向。但取其有進道之資耳。然雖美中微有不足。畢竟揚之之意為多。若一味貶抑。不見夫子之稱回以進賜矣。○罕皆曰。子貢才識過人。如左傳所載論執玉高卑。皆屢中。實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為迥合。須識得聖人善誘婆心。

子張章全旨

此就善人現在品地言。不踐迹二句。只就兩頭說。中間形出箇善人模樣。上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合來成個善人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

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厚講**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善人者天資粹美所行暗與道合不必循習前人已試之法而自不至於惡却不能造乎精微之域以入於聖人之室緣未加學問之功故也。合而觀之而善人之道可知矣。

**疏**道字是問善人之名義如何。迹是聖賢所遺之成法。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善人不必依閑邪方子自無邪不必依遏欲方子自無欲。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室是深奧處入室須要學。如自可欲之善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不踐迹說他質美不入於室方是說他未學。蓋必踐迹始不為惡。則質不美不可謂之善人。入於室則非未學。又善人必不入室。亦非善人畫往終不肯入室也。○王罕皆

曰迹字固不宜看壞。踐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迹之異其所由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由迹而入其所由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

論篤章全旨

此見聽言貴乎覈實兩乎字且信且疑語雖平列而意側注色莊邊。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厚講**子曰觀人者非但言之虛浮者不可許也。即言之篤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其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人其

果表裏相符而為君子者乎。抑亦矯飾外貌而為色莊者乎。使其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觀人者當考其行可也。

**論義** 佞與利口之非君子。猶為易知。若論篤則儼然。君子之言矣。故易惑。與便是與其為君子。精神全在是字。兩者乎。都從是字生出。只論篤便與。則不觀其行事。與心術可知矣。所以恐有色莊之偽。非論篤中必無君子也。有德者必有言。君子之論。未有不篤。有言者不必有德。篤於論者未必果君子。兩者字只就一人勘較。不可作兩人。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是言。亦色所在也。貌字帶說。大凡談論篤實的。容止自不輕浮。論篤只是言。而貌在其中。

子路章全旨

此見夫子因材施教之教。聖門以力行為主。有父兄在。善其行也。聞斯行之。鼓其行也。一進一退。各因其偏。而正之。均欲歸於行之。恰好處。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



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序講**子路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斷然行。諸子曰。聞義固當勇為。然先我而行者。有父兄。不可以不稟命也。如之何其自專而聞斯行之。一日。冉有問於夫子。凡有所聞。即勉而行。諸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女其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曰。猶是行也。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既以稟命為恭。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則曰。聞斯行之。又以急行為貴。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旨矣。赤也。惑敢問其故。子曰。行非有異。此其故仍在由求也。求也。資稟柔弱。每事退縮。故告以聞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由也有兼人之勇。每事直遂。故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從容詳審。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赤何惑哉。

**疏義**子路之問。意在必行。冉有之問。意在不遽行。問同而意已不同。夫子之答。俱是要他行。子路不是只稟命便休。只要他審度義理。意冉求亦非不必稟命。只不宜停待。意由求之問。未必同時。赤偶見而疑之。退與兼人是資質異處。然亦只在行上見。二故字重看。上二段中已有進退意。此特因問而發明其進之退之之故耳。進退只粘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對病之藥。聞斯行之自是常法。赤之惑。重在答由之問。不同於求。故夫子亦倒重由一邊。特下兼人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

子畏章全旨

此見子與回重道處。夫子一身係斯道之興廢。回之一身。視夫子為存亡。日子在。隱然見夫子。必不死。曰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皆以道深。相信處。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日子在。回何敢死。

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疏義 夫子有戒心於匡。一時遇難之際，顏子偶相失在後。夫子懼其為匡人所害，及至乃喜而謂之曰：吾以女為死於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乎。顏淵答曰：若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軀以赴。今子既在，回何敢輕生赴鬪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

疏義 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直任以回何敢死，明行乎患難之道，回也。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故守死必須善道。

### 季子章全旨

此見聖人阻僭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節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已。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問答都着在季氏身上。特把由求作話柄耳。

###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疏義 由求為季氏家臣，季子然問於孔子。若仲由冉求，其德器才識，可謂有大臣之望者與。蓋誇二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序講**夫子以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抑之曰子言大臣吾意子必舉非常之人為問今乃以由與求為問子之問亦卑矣。

**疏義**子然平子之子桓子之弟也。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目出於其子弟之口無忌甚矣。故特輕以抑之。異字指非常之人說。如帝臣王佐便是。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序講**子亦知夫大臣乎。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君所行合道則贊助以成

其美君所行不合道則匡救以格其非。一以道正其欲而納之於軌物之中使君不以吾之道為可便奉身而退必不肯枉道以徇君進退一無所苟如此方可謂之大臣。

**疏義**所謂二字有循名覈實意。大臣固不必定居其位但德量相稱便可當之。然以道事君二句是就現在當其職位說以道事君緊照註不從君之欲講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豈有不可而不可止之理。故本領都在道字不可謂君不從其道止正道中決斷註必行己之志謂行其守道之志若貶所守以徇君便不是道。○輯語才說箇道便有則止之義在。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滙參世固有必行己志不合則去者然未必其事君皆以道也。着力在以道上。困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以道事君之忠竊謂須先有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不可則止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序講今由與求也。進不能以道。退未能知止。但智効一官。能備一職。可謂具臣已耳。大臣云乎哉。

疏義具臣雖備臣數。而可謂語氣言其可以當得一臣之數。非尸位者比。但無以道事君。本領便是具臣。具臣不必無才。試看由求。是何才具。而子猶以具臣目之。方知大臣品位超絕千古。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序講子然曰。由求既不可為大臣。則凡事惟聽命於所事。而順從之者與。

疏義然字承上。既非大臣來。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具臣止循分辨職。

無所法故。以從之為問。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

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

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序講子曰。由求雖不能盡大臣之道。然君臣大義。則聞之熟矣。若弑父與君。大逆無道之事。亦不肯黨惡以從人也。

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為羽翼。故夫子陰折之。如此。疏義以古之大臣律二子。則二子不能以道事君。以今之不臣擬二子。則二子却能以道守己。亦字從具。臣轉來。不字見其斬釘截鐵。節操凜然。

子羔章全旨

此重一學字。上二節子路以未學而仕。故以妄舉而非之。下二節子路以仕為學。又以強解而惡之。前惕之以賊為不學。無術者防。後斥之以佞為不學。欺世者警。始終只一意。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疏義子路以費數叛難治。因子羔厚重有德。足以化民。欲使之為宰以治之。

疏義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有厚重之德。足以化民。故特舉之。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原講然子羔質雖美而未學。以之宰費。理未明而用必窒。非所宜也。子曰由使夫人而宰費。內既妨於修己。而道無由進。外又妨於治人。而功必不成。非所以全之。寔以害之也。夫人可宰費乎哉。疏義賊兼仕學兩妨。尤重妨仕。謂政事之設施。必至任意出之。所害不淺。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序講子路設為強詞以辨之。曰夫子謂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不知費邑之中。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

治也。有土神之社穀神之稷焉。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曰習其事。則自明其理。卽此是學。何必沾沾讀章句之書。然後謂之學乎。

**疏義** 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有民人則經畫區處。無非窮理盡性之功。有社稷則昭事感格。無非誠意正心之務。只謂人情物理上。可做工夫。佔畢章句。祇成迂腐意。須將何必二字拆開看。必讀書三字說得拘滯。則何字一轉。別見名通方見他佞處。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原講** 子路之言。非使子羔本意。但強詞以答夫子耳。夫子直責之曰。我平日所以惡夫佞者。正謂其不度理之是非。而徒逞口辨以禦人耳。今由以仕爲學。則佞甚矣。不亦可惡之甚乎。惡由之佞。而使子羔之非益見矣。  
**疏義** 子路舉羔本意。原非欲其卽仕爲學。却被夫子賊夫人一語窮了。臨時撰出話來。這是佞人口快處。佞字須暗影註中。非其本意。講是故二字。承子路來。惡佞一詞。如此。因今日之事。提唱平日惡佞之心。以見子路之可惡也。語

意猶云我平日惡佞為甚緣故為是之故所以深惡之註  
幾希矣以上是被何必讀書之非非其本意下纔入本文  
正位特惡其佞而其說之非自見

侍坐章全旨

此見聖賢經世之業與樂天之學內外合一並行不悖之  
妙分三段看首三節因四子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  
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四節因點辨志而兼有所與三  
子自有實在經綸會點自有實在見地與會點所以廣三  
子之事功與三子所以實會點之胸襟總是造就諸子望  
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知意禮讓字尤通章點睛處

子路會哲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哲會參交名點

**序講**子路會哲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夫子之側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義講**夫子誘之言志曰凡人拘少長之分則意不展舒而  
言不能暢爾輩有懷未吐或以吾之年一日少長於爾然  
勿以我長而難於言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  
用也

**真講**爾平居之時皆自負曰吾之才本足以為世用但人  
莫我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何所挾持而不負

所知哉試為我言之可也

聖門皆以學問發為經綸初無感時憤俗急於售世者不吾知是自負言不是怨人語若代作感慨不平之詞者非以者可用之具指平日抱負言何以一問正喜其必有所所以非代憂其無所以○輯語上句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頓吐不是笑其無具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

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先時

管束乎兩大國之間舉動有制勢難為矣而且加之以師旅兵戰口興因之以饑饉凶荒無食時又難為矣以此時勢難為之國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務農積穀於其生簡閱訓練於其後果銳以作其氣忠信以結其心比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而敵愾禦侮之爭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依然強盛之千乘也由副知我者以此言畢夫子哂之

率爾兼氣與詞氣不從容而詞亦激烈要想他急於見長處記者下此二字是對下鏗爾舍瑟言之為其言不讓伏案千乘慢露大字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魯衛是也下大國之間如晉楚齊秦是也攝是鈐制意攝大國是勢難加之因之是時難攝乎大國故致師旅師旅之後必有饑饉加之因字各有來路說到萬難措手處不是一味畏事正有躍然任事之意為之兼善政善教在內有勇以力言本善政來知方以心言本善教來二子言志皆以三年



為斷蓋古者三年考績。要其成也。晒之不是晒由做不來。只晒他率爾。然此意未可說明。即從三子。心目中看出。不但與喟然與點相對。並與求亦二節暗暗相關。○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周聘侯曰。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勇。必知方纔是聖賢家當。○子路胸中有這副才具。素欲乘時。有為勃勃。不能自遏。一聞夫子之言。便自揚眉瞬目。衝口道出。有勇知方。從千乘之國。一直趕跌說下。時勢難為。無人承當。得做來全不費力。纔見他本領盛大。亦纔見率爾全像。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

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詞益遜

子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千乘大國非求所能任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之小國使求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財之源薄稅斂敦節儉以節財之流比及三年可使富足乎民而俯仰有資豐凶有備求副知我者以此然此特富而未教也如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情使化行而俗美則必俟夫履中蹈和之君子豈求所敢當哉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求所言大約在伯與子男之間而不敢居公侯耳為之內要伏足民根子兼開源節流等意使字都屬上之人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指身備禮樂者必履中蹈和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但此節重足民句酬知正在此禮樂未能只帶言

赤爾何如對曰非不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類曰同。端立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子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者君子之事。赤非敢日能之。願學以習其事焉。禮樂無處無之。而宗廟會同為大。彼宗廟有祭祀之事。又如諸侯朝覲有會同之舉。此正禮樂所在。君主之而相贊之者也。若使赤周旋其間。服元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為小相以贊君行禮。使無失禮於神明。亦不失禮於天子焉。赤副知我者如此。  
**疏義**非能願學。口中是讓。意中是任。下正是願學禮樂處。宗廟之事。指諸侯祀其先。詩所謂禴禘禘烝是也。會同是

諸侯會同於天子。端取其正。衣正幅無殺。染元色。故曰元端。端章甫作赤服之服。禮服冠禮冠也。願為小相贊威儀。傳詞令。有習其制度。聲容之節。而探禮樂之本意。○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眾也。十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禮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諸侯元端以祭。端皆音冕。又云卒。食元端而居。謂天子燕服。又云朝元端。謂大夫士私朝之服。儀禮王冠禮服元冠元端。周禮司服士之齋服有元端。元端之服。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縮布冠也。郊特牲云。夏日母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異名而同制。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禮無大小相。小相只照註作謙詞。然亦有上擯上介紹。擯末介之類。不可不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

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沂水名在

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

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

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

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

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

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

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四子以齒為序點當次對以時方鼓瑟故子先問求

赤而後及之曰點爾之志何如點承問鼓瑟方希而閒歇

餘音鏗然不盡於是舍瑟而作何從容不迫也對曰三子

皆用世之具點則異是有難為夫子言者子曰異何傷乎

人各有志爾亦各言爾之志也曰當茲暮春之時天氣和

子六七人焉。沂可浴，與之浴乎沂；水之濱，舞雩可風。與之風乎舞雩之下。既浴且風，興盡而止，可以歸矣。又不可寂寞而反，觸景舒懷。此唱彼和，相與詠歌而歸焉。因天之時，乘地之勝，同人之和，點之志如斯而已。斯言也，據其所居之位，其樂雖止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因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峙育物之事也。安有物我內外之閒哉？夫子有契於心，不覺喟然歎曰：吾與點之志也。

爾鼓瑟雖歇而餘韻仍悠然不盡也。若作投瑟聲，則當在舍瑟句下矣。此三句正與率爾而對相照應。撰註訓具專說三子應世才具，不云撰異乎三子者，明是志與撰異。連點亦說撰者非亦各句是令點自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上截見氣度之從容，下截見胸襟之洒落。暮春建辰之月，點非有擇於暮春，思時當暮春，便信口說來。就眼前事寫發，寒燠代序，衣服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風和日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嗚呼！一歎蓋其見地超曠，觸着時行物生之本懷，故與之或

疑非用世本旨，不知正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意思。充其量，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古來大略無意必，固我之私，率性循理，心不累事，堯舜事業亦所優為。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團妙用，與飄然物外者不同。蓋其志在樂天，卷而懷之，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樂在吾心，拓而充之，與天地萬物同其用，而樂在天下。三子必，要人知方行，得會點，則隨時隨處皆可。行夫子與之，正與他眼前就是用世。性分即是事功，與老安少懷同此自然道理。故曰點與聖人之志同。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足，非必解衣浴也。雩，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各其處為舞雩。○朱子曰：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莫非可樂。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會要錄出於曾點口中，不過光風霽月胸懷入於夫子意中，便是位育氣象。○陸稼書曰：莫春數語，直是民胞物與氣象。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有待無待之分。○集解註曾點之學五句，是說真實本領，動靜從容自此出。所言之志亦自此出。即其所居

三句言點志切近與三子有待於外者不同胸次悠然四句言點志遠大與三子局於一君一國之小者不同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曾皙以夫子獨與己之志而於子路則哂之於求赤則無言不能無疑乃俟三子出獨留在後問曰夫三子之所言其得失何如子曰三子非言大而夸皆以生平之底蘊發為異日之展布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何如一問是勘驗三子不是印證自己上各言其志指點說重各字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重志字撰都是志做成的見三子各吐一番經綸俱非空言意已矣見無溢詞分明是兼與了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曾皙曰既各言其志由之志亦所優為夫子何為獨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子曰點疑哂由之故乎由以為國見長者也凡為國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然後可以從容自然而行所無事今由也急於自任言語之間有激昂奮發之氣而無雍容謙遜之意則不達為國之禮矣是故哂之

禮字內即含讓意非如上論禮本於讓之解先為國者才雖足以用事要必有謙冲體度以運此才略從容展布而無揮霍凌厲之風然後可以而上下而定民志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其言不讓句最難體貼寬緩則夫子之意不出太露則曾點不必再問須云自負過激直任不疑而不能退讓以出之方與夫子之哂曾點之疑兩相關着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

同聲下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序講夫子所謂不讓者特以其詞氣閒不讓非以為邦自任為不讓也曾點未解其故意子路既以不讓見哂如求亦以為國自任者何以不見哂乃問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之制分土有三千乘固為邦矣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求之所任固為邦也

疏義點錯認其言不讓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至夫子答求亦是為邦並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分明以小相之言為讓方知求赤之不見哂不在非邦而在其言之讓則由之見哂只在其言之率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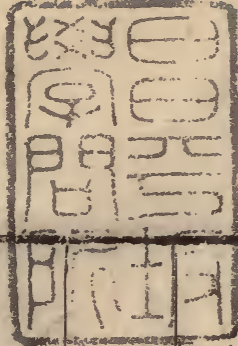
不讓而不在為邦明矣此二節俱為由設論若呆講求赤便失神理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

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序講** 點又以赤亦欲為國者而不見哂。問曰。唯赤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分建諸侯。立之宗廟。以主邦祀。聯之會同。以睦邦交。赤既志於宗廟會同矣。非諸侯祭祀與朝覲之事。而何赤本嫻禮樂之才。而曰願為小相。特謙退之意耳。亦而僅為其小。孰有能出其右而為之。亦乎。赤之所任亦為邦也。是夫子之所以哂由者不在為邦。愈可知矣。**疏** 敬祖尊王。諸侯事之最重者。非諸侯而何。不是自做諸侯。亦謂周旋其間以贊襄其事耳。大小只作禮樂之優劣看。故註以無能出其右言之。足民之才。無大於求可知。治賦之才。無大於由亦可知。



文正公印





